

在适应中调整,在调整中布局 聊聊上海科技体育这一年

晨报记者 黄宇龙

即将过去的2021年,因为疫情的关系,传统体育赛事的举办遭遇巨大挑战,北京、杭州、武汉、上海等地相继停办不少传统性和标志性的马拉松赛事,诸多原本应在国内举办的国际性赛事也推迟或取消。而“科技体育”,既和大环境息息相关,又有一些与众不同的“逆风坚守”迹象。

上海全年40多场科技体育赛事活动在有效的防疫管控下举办,诸如在上海中心艺术长廊举办的第五届上海夏季比例模型公开赛等活动,不仅顺利举办,还成功“跨界破圈”,刷屏朋友圈。日前,晨报记者走进上海市科技体育运动管理中心,与上海市科技体育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徐志刚聊聊上海科技体育在适应中调整、在调整中布局的2021年。

新闻晨报:徐主任,很多人说到科技体育,恐怕还不是很了解,怎么准确理解这项运动呢?

徐志刚:一般说起“体育”,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竞技体育”,当然也有人会想到“群众体育”,但对于“科技体育”,可能很多人都不是很清楚,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会误将“科技体育”理解为“体育科技”。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体育科技”更多的是指利用科学技术对体育装备、体育训练方法等内容进行升级、改造;我们所说的“科技体育”不需要像传统体育一样,由人进行身体上的直接对抗,而是通过含有一定科技含量的设备(或器械)来达到运动效果或者展示自己的运动水平,需要用到参与者的科学知识来进行手眼协调的体育活动。

新闻晨报:那科技体育主要包含哪几个大类?

徐志刚:科技体育一般根据项目之间的相通性,主要分成五大类。第一类指模型运动,如航空航天模型(含无人机)、航海模型、车辆模型等;二是指汽摩运动,也就是汽车运动、摩托车运动等,包括卡丁车;三是航空运动,主要有跳伞、运动飞机、热气球、滑翔等;四是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包括无线电测向、通联和定向越野;最后一类为新兴的科技体育项目,包括比较热门的电子竞技运动,以及机器人体育项目。其中对于电竞运动,我们主要是围绕电子竞技运动本身,包括电竞运动标准化政策的研究制定、电竞赛事体系的构建以及更具有“体育属性”的电竞项目布局。上海是全国第一个试点推行运动员注册制的城市,此次11月初EDG夺冠队伍中就包含3名上海注册电竞运动员,这对于未来电竞运动的健康、有序发展是会起到一定的积极引导作用的。

对于这些项目的未来发展,我们也是在前期广泛开展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国家层面和市里的相关规划,首次制订了上海模型运动、航空运动、汽摩运动和电竞运动四大类项目的五年发展规划,明确了到2025年所要达成的发展目标、实现路径和重点项目布局,其中模型运动、航空运动和汽摩运动三个五年规划已正式发布,未来也将指导我们工作开展。

新闻晨报:这几个项目,咱们上海的传统历史和“现在家底”怎么样?

徐志刚:上海科技体育的发展得益于这座城市优越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在体育发展上的前瞻性布局,这么多年取得了不少成绩。上海的航空模型运动60多年前就打破了世界纪录,是上海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运动项目;而上海航海模型运动队建队至今已获得三百多项次全国冠军和近百项次世界冠军,约50人次打破和超过世界纪录,被誉为上海非奥体育运动项目“冠军的摇篮”。

上海科技体育的历史确实很辉煌,但实事求是地说,现在的“家底”确实没有以前“厚”了。比如航空运动,过去几年受制于场地和空域,发展几乎处在停滞状态;以前每个区都有军体校,现在都没有了,缺少梯队支撑;比如全国每年都有室内跳

伞锦标赛,但是我们上海都没有组队参赛。以前上海有跳伞队,但是运动队解散后,社会化参赛人员没有及时补足。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新闻晨报:您觉得这种局面,和科技体育属于非奥运项目、人才培养受到一些制约有关吗?

徐志刚:可以说有一定关系,但也不是绝对的。我们科技体育都是“非奥项目”,相对于奥运项目的人才培养体系、竞赛组织体系、社会关注度等,确实有着很大的差距和不同。但换一个角度来说,科技体育不是通过人的身体进行直接对抗,使用器械来代替,项目的差异化也决定了科技体育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和人才模式。

新闻晨报:能否具体说说。

徐志刚:非奥项目最大的特点就是需要市场一起参与,首先要让大家知道,这个运动项目是什么、参与这些项目对大家有什么益处、通过市场能解决什么问题。以东京奥运会为例,有一批新进奥运会的项目,如攀岩、霹雳舞、滑板、冲浪等,它们也是从小众化、非奥化、市场化的运作,慢慢做大做强的。科技体育也曾以体制内培养和输出为主,但是随着发展,现在这些项目更注重社会化办赛,包括通过社会培训机构去发现人才,然后职能部门来选拔人才、组织集训、组队参赛。在这方面,我们一直在探索,今年11月我们联合复星旅游文化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备忘录,计划未来3年整合双方优质资源,共同推动“品牌赛事、人才培养、运动推广、体旅融合、项目开发”等5大领域融合发展,尝试借助专业的社会化力量帮助科技体育普及推广。

新闻晨报:找到一些方法了吗?

徐志刚:我们还在不断摸索的阶段,总结目前的经验成果就是,“进校园、做比赛、讲传承”。

“进校园”是一个很大的概念。而说到“科技体育进校园”,包含两个概念,一个是运动项目进入校园开展普及,比如卡丁车。近期我们又看到一些市场主体在积极推动卡丁车项目了,例如GPKS“卡丁车进校园”项目,在嘉定区探索建立了青少年卡丁车培训+校际联赛的模式。前不久,周冠宇签约成为F1第一位中国车手,其实,国际上的那些顶级车手不是一跃成为F1车手的,他们也是经历了卡丁车、F4、F3、F2再到F1,一级一级成长的。如果没有最初卡丁车的启蒙和培育,几乎不可能成为顶尖车手。

而另一个“科技体育进校园”是指运动装备进入校园,这主要是指现在一些市场主体正在和一些学校合作开展的“模拟赛车装备”进校园,作为3点半以后课后服务的一种。“双减”之后,课业压力减轻,学生更注重课外发展,优质的课后课程服务和供给是相对紧缺的内容。学生在体验、学习这些项目的时候,不仅能提升手眼协调能力,感兴趣的也可以参加相关专业赛事活动,另一方面还可以学会很多道路安全的知识。

新闻晨报:那“做比赛”该怎么理解呢?和传统的做比赛有什么区别?

徐志刚:“做比赛”其实也是两个方面,一是把现有的比赛做得更好,比如上海市科技体育运动管理中心打造的自主品牌赛事活动——科技体育嘉年华,这个IP我们已经连续举办7届了,从无到有,越办越好,科技特色愈加浓厚,青少年参与度也显著提高,已成为沪上乃至全国具有较强辨识度和影响力的科技体育综合型赛事活动平台。

“做比赛”的另一个方面是指从无到有,做一些还没有做过的。比如我们计划打造的科技体育新兴项目的三大赛事

(电子竞技运动、无人机竞速、机器人格斗),与现在传统比赛的差异性很大,所以“做比赛”或者“办比赛”肯定也不一样。比如无人机竞速赛如果观众现场观赛,是需要戴VR眼镜的,那就涉及到大量的观众装备问题;如果是进行转播,无人机竞速赛一轮比赛的时间也就3分钟,无人机飞行速度之快之炫,要怎么抓拍、跟拍?从上海的直播条件、场地条件等来看,都是可行的,但是需要攻克的关键也是比较多的。另外我们还在积极申办世界无人机锦标赛,未来有望能够将这项顶级赛事落地上海,这也符合今年上海市体育局发布的《上海市体育赛事体系建设方案(2021体育赛事体系年)》中提到的支持举办科技体育等高水平国际体育赛事的要求。

新闻晨报:“讲传承”这个话题,又该怎么理解?

徐志刚:这个是我们过去两年做活动的时候发现的一个有趣现象。我们做了很多航海模型、航空模型、车辆模型的比赛和活动,社会参与度很高,今年的上海夏季比例模型公开还走进了上海中心,社会反响极好。我们发现喜欢这些模型或者科技体育运动的孩子,往往有一个同样喜欢这些内容的家长,因为有喜欢科技体育的家长,造就了很多“模二代”“模三代”。甚至有些外科医生小时候就是喜欢玩航模,而且玩得非常好,有着极强的动手能力,现在拿了手术刀,不仅在自己的职业上更加细致谨慎,而且还会影响到自己的孩子,让孩子也喜欢科技体育运动。我想这就是一种传承,“讲传承”也就是说科技体育的生命力和延续力。



制图/潘文健